

黃嘉略：

啟蒙運動思想家孟德斯鳩著作中的福建人

他是用法語編寫漢語字典和漢語語法的第一人，他是向西方介紹漢字部首的第一人，他是向西方介紹中國詩歌、戲曲和音樂的第一人；法蘭西路易十四“太陽王”欽點他為王室翻譯；兩位法國學者弗雷萊、傅爾蒙在與他共同工作多年以後，成長為法國第一代漢學家；孟德斯鳩以《波斯人信札》為時人矚目，以《論法的精神》為扛鼎之作，這兩部作品中有關中國的知識，均得益於他的幫助。

他出生于福建莆田，自稱鳳山黃日升，在學術界，根據其法文名字(Arcade Hoang)往往稱他為黃嘉略。他的檔案資料保存在巴黎國家圖書館、巴黎天文臺圖書館等學術重地，可是，在他的祖國，他的名字卻罕為人知。

根據自述，1679年11月15日，黃嘉略出生在莆田興化府鳳山一個富戶家庭。少年時，他一邊學習中國傳統經典，一邊與當時在中國的傳教士學習拉丁文。這一階段的學習經歷，為他之後成為中法文化交流的橋樑奠定了基礎。

1701年，黃嘉略跟隨傳教士梁弘任(Artus de Lionne, 路易十四的外交大臣于格·德里昂之子)前往羅馬。羅馬的使節完成後，兩人于1706年年初抵達巴黎。黃嘉略的到訪，讓整個法國上流社會都激動起來，整個巴黎的沙龍都為他敞開懷抱，社會名流以與這位時年27歲的中國先生一晤為榮。沒過多久，路易十四便任命他為御用翻譯。

法國上層社會對黃嘉略的接納，反映了當時法國對中國文化的崇敬。其時，“中國風”在法國方興未艾。上至君王，下至平民，幾乎無人不對中國懷有強烈的興趣。來自中國的商品受到無比歡迎，有關中國的消息和知識不脛而走。1700年新年，凡爾賽宮舉行了一場以“中國之王”命名的盛大舞會，路易十四坐在一頂中國風的轎子裏來到會場，博得滿堂彩。而遠在中國為康熙皇帝效力的傳教士白晉(Joachim Bouvet)，1697年送來一本展示了中國王公貴族和官員服飾的畫冊，這些服裝樣式很快引發上流社會的爭先效仿。

法國人對中國的興趣，并不祇停留在時尚層面，更有歐洲國力競爭的深層原因。18世紀初，法國的遠東貿易落後於荷蘭、西班牙等海上強國，隨着1703年法國與中國的直接貿易逐漸開展，語言不通和對中國缺乏了解，對擴大貿易造成了障礙，掌握漢語和中國常識變得越來越迫切。最令法國人倍感壓力的是，與法國的“中國學”尚未起步不同，相鄰的德國在一眾學者的努力下，已經有了相當重大的成果。其中最著名的，是萊布尼茨在1697年出版的《中國近事》。

因此，無論從商貿還是從文化上看，這位既通拉丁文，又知曉中國情況的黃先生，無疑成為了法國執政者破解中國之謎的鑰匙。

法國王室學術總監、法國科學院院長比尼昂(Bignon)是黃嘉略的推薦人和保護人，在他的安排下，黃嘉略不僅為了王室翻譯，負責將海外傳教士送回來的中國文獻翻譯為法語，還承接了“法漢字典”和“漢語語法”兩個重大項目。為了保證項目進展，比尼昂特意安排了兩位學者弗雷萊、傅爾蒙當他的助手。

學一門語言，當然必須掌握它的基礎——字。歐洲的文字由20多個字母構成，而漢字數量要多得多，簡直如同天書一般。在18世紀初年，法國甚至整個歐洲尚無一部可以幫助學習漢語的字典。

黃嘉略所編寫的《法漢字典》手稿藏于巴黎國立圖書館東方部。這部未完成的作品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401字，是用音序排列的，第二部分5210字，是用部首排列的。有這樣的改變，是因為弗雷萊看了第一部分後，認為不習漢字的法國人無法按照漢字讀音進行檢索，建議他改用易於視覺識別的部首進行排序的結果。

黃嘉略并不滿足於編“字典”，而是將這部作品打造為一部介紹中國文化的“辭海”。例如，他為“山”所寫的釋義是這樣的：

福建历史深处的名人



跨越一世紀 終于回到家

——馬來西亞老僑胞尋根記



▲蔡添順(中)與蔡建樂(右)及陳城鎮政府相關負責人交談。

“添順伯伯，你們已平安到達馬來西亞了吧，歡迎以後多來走動，這裏永遠是你們的家。”3月19日，放下電話，東山縣陳城鎮湖塘村村民蔡建樂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19世紀末，湖塘村村民蔡開喜為謀生計下南洋，前往馬來西亞“討生活”，當時家中尚留年幼的兒子蔡春成。經過近20年的奮鬥，蔡開喜的事業終於略有所成，于是在20世紀初，20多歲的蔡春成也前往馬來西亞投奔父親。

蔡春成與其堂弟蔡春木關係很好，到馬來西亞後，蔡春成和蔡春木一直保持書信往來，甚至兩人所生的兒子，都分別取了“蔡添順”“蔡才順”這樣相關聯的名字。後來，因戰爭炮火等

原因，兩人漸漸失去聯繫。

蔡添順從小就聽祖父和父親說，他的根在中國，有機會一定要回故鄉看看，找尋蔡春木等親人。

年輕時的蔡添順也曾多次嘗試回到“祖地”，但受制於種種原因，加之關於家鄉的信息不全，“尋根之夢”一次次擱淺。但他一直沒有放棄。

“我找到祖父及父親以前和東山的通信，知道地址是‘中國福建省東山縣陳城鎮湖塘村’。”蔡添順今年85歲了，眼看著自己年紀越來越大，尋根的心情越發急切。

根據信中留下的近百年前的地址線索，今年剛過完元宵節，蔡添順就帶上全家老小共19人，從馬來西亞出發，乘飛機到廈門，而後又租賃一輛大巴，一行人于2月28日晚到達東山。

得知有19名馬來西亞的蔡氏宗親回國尋親，東山縣委僑辦、縣僑聯十分重視，指示各相關部門全力幫助蔡添順一家達成願望。

由于堂叔蔡春木早已過世數十年，年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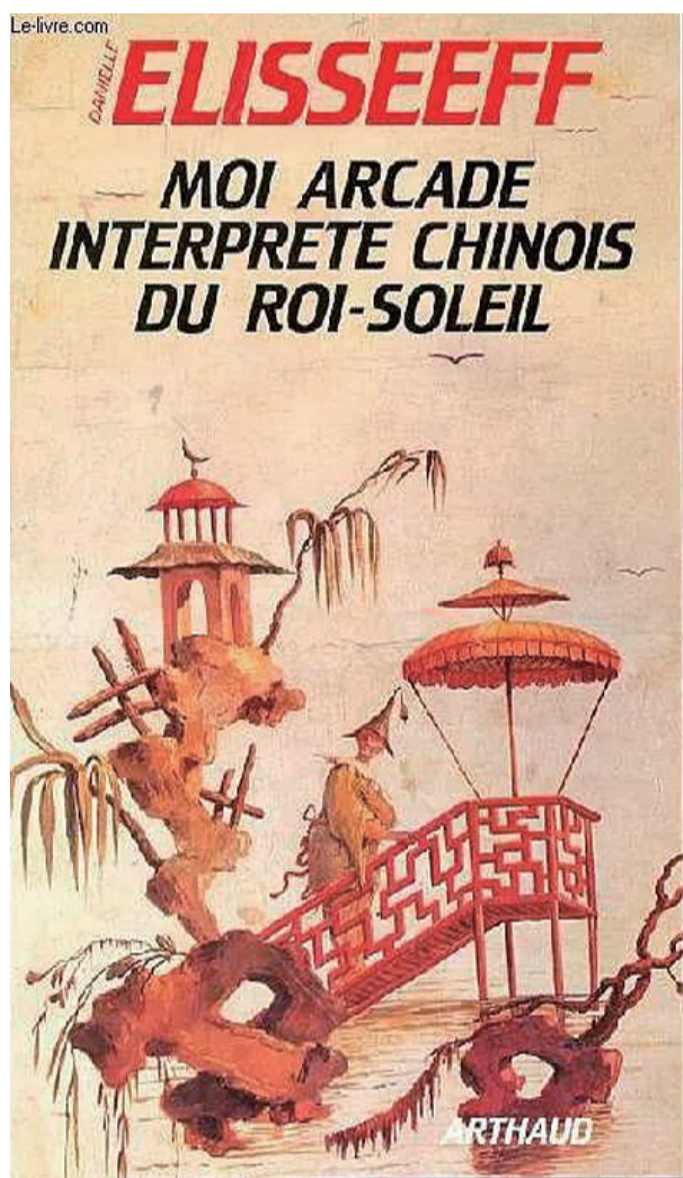
村民并不認識。“但是有蔡才順這個人，他還在，84歲了，住在不遠處的東厝自然村，他的兒子蔡建樂應該也在家。”在多位老村民的幫助下，蔡添順終於找到堂弟蔡才順的家。“找到親人了，圓了祖父和父親的夢了。”走到門口，蔡添順熱淚盈眶。他們一行受到蔡才順一家的熱情款待。

在堂侄蔡建樂的帶領下，蔡添順一家來到蔡氏祠堂上香祭拜，分隔130多年的宗族至親在“祖地”團聚，六代人血濃于水的親情再度交融。

隨後幾天，在陳城鎮政府及當地鄉親的熱心幫助下，蔡添順一家參訪了東山縣多個地方，深入了解故鄉近百年來的變遷以及新時代的建設發展成就。

“回家鄉的感覺就是溫馨，無論哪裏都充滿了暖意，見到宗親兄弟，我十分開心，以後會常回家看看。”離開東山時，蔡添順的兒子蔡全動情地說。

(蕭鎮平 劉澤森 高吉強 文/圖)



法國學者艾丹妮的《黃嘉略：太陽王的中國翻譯》，出版于1985年。

山，中國有五座名山，分別位于中國四方，最著名的泰山，位于東部。泰山用來稱呼岳父，也就是說，當一個人在與別人談話提到對方岳父時，法國人通常禮貌地說“votre beau-père”，中國人則說“令泰山”，意思是，岳父如同五岳之首泰山一樣崇高。泰山還用在一句諺語中：“有眼不識泰山”，這是指一個人不知道某位非常有名的人，一座高山就在你眼前，而你居然視而不見。

從字典的功用上，用法文來解釋“山”就夠了，但黃嘉略卻做了那麼多常識性的解釋，很顯然，他考慮的是盡可能讓法國人更多地知道有關中國的常識。

而他編寫的《漢語語法》則是更艱難的挑戰。因為在當時的中國，並沒有系統的語法概念。他沒有任何先例可以遵循，一切都要從“什麼是語法”學起。因此這部作品見證了中法兩國學者互相學習的過程。

該作品的第一部分為語法，分為語音、詞法、句法。在語音部分不僅講解了漢語的元音和輔音，還重點介紹了“兒”化音。

在拼音方面，他介紹了中國通用的“反切”法，即用一個字的“聲”和另一個字的“韻”和“調”來拼出被注音字的讀音。

在詞法方面，他闡述了雖然漢語無詞形變化，但可以借用詞序和助詞，表達能力絲毫不弱於有詞形變化的歐洲語言。

在句法方面，他沒有做理論性的闡述，而是採用大量會話和應用文實例作為說明，他指出漢語祇有通過大量聽說實踐，才能真正掌握。

在與黃嘉略工作的過程中，弗雷萊、傅爾蒙逐步加深了對中華文化的認識，成長為法國第一代漢學家。

在繁重的工作之餘，黃嘉略還經常接待法國學者們的來訪。植物學家茹西歐，以翻譯《一千零一夜》名動一時的學者加朗，對中國占星曆法特別感興趣的天文學家德利爾等都曾受到過黃嘉略的影響。而其中最著名的，當屬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

孟德斯鳩比黃嘉略年輕10歲。他在1713年拜訪黃嘉略的時候年僅24歲。據估計，孟德斯鳩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裏一共拜訪了黃嘉略七次，結下了深厚的友情。黃嘉略為孟德斯鳩介紹了中國古代信仰，分析了中國人的性格，介紹了中國的司法和科舉制度。有趣的是，為了說明漢語的結構，黃嘉略在孟德斯鳩的面前唱起了一首民歌，而這首歌正是取材于中國傳統戲曲《荊釵記》中錢玉蓮和王十朋的故事。

孟德斯鳩將談話內容整理為三次記錄，裝訂成冊，冠名為《關於中國問題與黃先生的對話》。據《孟德斯鳩全集》的編輯馬松(A. Maçon)的研究，他在醞釀《波斯人信札》時，黃嘉略的談話給了他很大的啟示。書中的人物于斯貝爾便是以黃嘉略為原型的，《信札》中至少有五處直接取材於他們的談話。此外，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中有六處直接引用了他們的談話內容。

1714年初，孟德斯鳩離開巴黎返回家鄉料理父親的喪事，之後他便再也沒有機會見到他的中國朋友。1716年10月，黃嘉略在塞納河左岸的寓所中去世，年僅37歲。因為繁重的工作和長期患有肺病，他已多年沒有回過故鄉，祇能在日記中自稱“莆田先生”“中國先生”聊表慰藉。在他的《漢語語法》講解“巴不得”這個詞組的時候，他舉的例句是：

“我巴不得今在中國。”

(趙凱)



寫本部藏。黃嘉略關於中國的作品影印本，法國國家圖書館



漢學家傅爾蒙出版的《中國官話》